

—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化 书 系 —



等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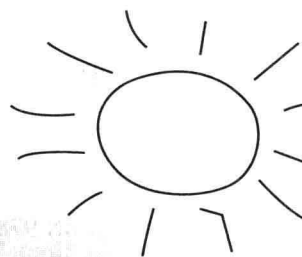
刘川生  
主编

Deng Dao Man Shan Hong Ye Shi

满山

红叶时

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


等到

Deng Dao Man Shan Hong Ye Shi

满山

红叶时

刘川生  
主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到满山红叶时/刘川生主编. —北京: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-7-5150-0444-0

I. ①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6213 号

书 名 等到满山红叶时

作 者 刘川生

责任编辑 李 伟

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
(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)

(010) 68920640 68929037

<http://cbs.nsa.gov.cn>

编 辑 部 (010) 6892880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90 毫米×975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5

字 数 27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150-0444-0/I·016
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调换。联系电话: (010) 68929022



## 教我如何不想他

王学斌\*

天上飘着些微云，地上吹着些微风。  
啊！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，教我如何不想他？  
月光恋爱着海洋，海洋恋爱着月光。  
啊！这般蜜也似的银夜，教我如何不想他？  
水面落花慢慢流，水底鱼儿慢慢游。  
啊！燕子你说些什么话？教我如何不想他？  
枯树在冷风里摇，野火在暮色中烧。  
啊！西天还有些儿残霞，教我如何不想他？

这首深情舒缓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。此诗本用来表达游子的思乡之情，不料九十年来，经代代传唱，居然“意义放大”，这个“他”或“她”不再仅指祖国亲人，而成为心上人、好朋友甚至是所养宠物的代名词。世事难料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而该诗的作者刘半农也被后人误认作“情诗圣手”。其实刘真正独步一时的绝活

---

\*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，自由撰稿人。



乃打油诗。刘生性幽默，喜欢搞怪，颇有些“无厘头”，故他作的打油诗堪称嬉笑怒骂之极品。

刘半农曾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桐花芝豆堂”，自己的诗集名定为《桐花芝豆集》。实际上刘半农什么堂都没有，虽然当时北京房价还不像今日动辄一两万一平米，不过刘实在不是个存钱的主儿，工资都用来淘书买书，所以一辈子没能购房买车。由于整日租屋而居，刘半农不好意思在房东屋上挂匾。但写诗集，古来叫堂的居多，为了添些古味，刘半农便虚拟了此堂。然而这“桐花芝豆”却确有所指，梧桐、落花生、芝麻、大豆，这四种植物可以打油，刘半农最喜作打油诗，诗杂，所见所闻，无不可入诗，所以，刘半农以其冠作自己书房诗集之名。

那刘半农都打了些啥“油”？大体说来，刘作诗皆用以针砭时弊，并非无病呻吟。刘先后执教鞭于北大、辅仁、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，自然对大学里的诸多弊病深有感触，时不时“手痒”起来，赋诗几首。我们总说眼下校园问题，年轻人不买书、不翻书、不读书，整天忙着谈恋爱、做美梦，其实民国时代何尝不是如此。看着学子们不求上进、虚度光阴，刘半农曾吟道：

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

秋有蚊虫冬有雪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

这首劝学诗仅可算作刘小试牛刀而已。最能彰显刘半农功底的当属那一组《问卷杂诗》。1933年立秋后，刘半农参与北大招考新生阅卷。考生错别字多得出奇，令阅卷老师大为恼火。有写“民不辽生”的；有写“欧洲”的；有写“倡明文化”的；有写“苦恼”的。可见，民国不少学子中文水平之低丝毫不逊于当下。刘半农改卷之余，调侃之情丝毫不减，遂作打油诗云：



“民不迁生”缘国难，“欧州”大战本应当。

“倡明文化”何消说？“苦脑”真该加点糖。

有一位考生说：“按《毛诗》一书，本甚谬妄。”同事毛子水阅得此卷，心中虽悲哀，说仍应给2分。刘半农一边瞧毛子水的头发，一边笑着说：应打0分。他意指“o”四面圆光而无毛，庶乎其不谬妄也。但毛子水的头，是中光秃而四面有毛，即俗话说的“中间不长”。为此，刘半农吟诗道：

可叹毛诗甚谬妄，毛公止水泪汪汪。

此生该把零分打，混沌无毛四面光。

除却巧批学生，刘半农还时常拿“高官”开涮。一次吃饭，朋友谈起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右昌坠湖的趣闻。黄学历不高，狗屁不通，但喜欢附庸风雅，吟诗作对；一日，他闲极无聊，与同事分韵作诗。分得一字后，即出门到玄武湖附近一酒楼独酌。饮罢，乘艇游玄武湖，他斜躺在藤椅上，正哼哼吟诗，不料船摇晃不稳，失衡落水。船家七手八脚，才将黄捞起。他浑身湿漉漉的，活脱脱一个落汤鸡，诗自然不能吟了，只好狼狈而归。事后，黄竟恬不知耻，引以为荣，请人将其落水绘成一幅，遍征题咏，为南京诗坛一时趣事。

黄右昌脑中空空如也，却声势咄咄逼人，以诗翁自命。听罢，刘半农又笑又气，归途车中，刘半农作打油诗《遥题诗翁落水图》：

玄武湖中忽扑通，浪花翻处一诗翁。

纷纷扰扰人捞打，仄仄平平水教冲。

“救命”呼来声律好，泥浆呕出酒腥浓。

马车得回家去，诗韵忙翻一二冬。

当然，刘的打油诗中偶尔也有自我解嘲之作。一次，刘去听音乐会，乐队所奏曲目中恰有自己的那首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唱毕，主持人登台，说歌词的作者刘半农先生也在现场。大家鼓掌欢呼，一定请



刘出来见面。刘无法推辞，只得上台。孰料他甫一登台，便引来嘘声一片。原来观众们（尤其是女粉丝）心目中的刘半农要么如胡适般儒雅，要么似徐志摩般浪漫，要么像朱自清般清俊（这三位可是当时公认的“学者型帅哥”），突然冒出个干瘪老头儿，大家一时接受不了。

遇见这种情形，刘半农心里不是滋味：自己不过44岁，真是岁月无情催人老啊！回家后，刘半农吟诗云：

教我如何不想他，请来共饮一杯茶。

原来如此一老叟，教我如何再想他？

其实刘大可不必如此郁闷，常言道：“距离产生美”。对于久闻其名而不曾谋面之人，人不免会浮想联翩，无形中加以美化。一旦碰面，十有八九是“见光死”。所以相见不如想念，这或许就是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的奥妙所在吧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教我如何不想他     | 1  |
| 第一篇 疑是故乡明月夜 | 1  |
| 回忆山村        | 3  |
| 渐行渐远的乡村     | 6  |
| 望家坡         | 9  |
| 故乡的茶园       | 11 |
| 弯弯的小河弯弯的桥   | 15 |
| 故乡的小路       | 17 |
| 塔的故事        | 19 |
| 迷人的小溪       | 21 |
| 井的故事        | 23 |
| 腊酒瓶         | 25 |
| 落花未尽人不绝     | 28 |
| 回忆童年        | 31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风筝                 | 33        |
| 记忆中的滋味             | 35        |
| 北山有个小学校            | 38        |
| 有个地方叫老林            | 40        |
| 扶桑印象               | 44        |
| 乡情                 | 47        |
| 苦恋                 | 49        |
| 黑房子                | 50        |
| 原木之爱               | 53        |
| 回家                 | 56        |
| 家                  | 59        |
| 过年心情               | 61        |
| <br>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<b>第二篇 临行寒衣针线密</b> | <b>69</b> |
| 一封家书               | 71        |
| 老屋                 | 73        |
| 父亲的礼物              | 75        |
| 父亲说的话              | 77        |
| 甜蜜的记忆              | 79        |
| 晚坐                 | 83        |
| 父与子                | 85        |
| 戒烟                 | 87        |
| 父母亲的错误             | 90        |
| 塞外明月               | 93        |
| 不变的荷包蛋             | 95        |
| 牵挂                 | 97        |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烙印        | 100 |
| 校服里的父辈    | 104 |
| 笋叶鞋       | 107 |
| 女孩子       | 109 |
| 放风筝的小姑娘   | 111 |
| 岁月深处的那盏灯  | 112 |
| 悠悠菊花念     | 115 |
| 秤         | 118 |
| 钥匙        | 121 |
| 星空下的寻觅    | 123 |
| 在离家的火车上   | 126 |
| 海花儿       | 128 |
| 檀香之语      | 131 |
| 清明时节      | 134 |
| 绿太阳       | 138 |
| 奶奶她读《红楼梦》 | 141 |
| 沉默在虚假当中   | 144 |
| 我和咪咪      | 147 |
| 我家有条大黄狗   | 148 |
| 安得蟑螂如王朗   | 150 |
| 校园里的喜鹊    | 152 |
| 蝴蝶的故事     | 155 |
| 我是一只小狗    | 157 |
| 吻         | 159 |
| 不吸血的蚊子    | 163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<b>第三篇 春蚕有爱忆当初</b>     | <b>167</b>     |
| 恩师散忆                   | 169            |
| 小时候,我恨彭老师;如今……         | 171            |
| 普普通通的一杯白开水             | 176            |
| 沙子的温柔                  | 178            |
| 樱花三月                   | 180            |
| 一个比喻句                  | 183            |
| 3月26日北京的阳光             | 185            |
| 崔村记事                   | 188            |
| <br><b>第四篇 人生若只如初见</b> | <br><b>191</b> |
| “阿玛蒂”的故事               | 193            |
| 人鱼的眼泪                  | 195            |
| 丁香 芭蕾                  | 198            |
| 梦里的河                   | 201            |
| 人世初尘                   | 203            |
| 他从列车上来                 | 205            |
| 又见茶藤开                  | 208            |
| 梔子花开                   | 212            |
| 三块钱的幸福                 | 214            |
| 等到满山红叶时                | 216            |
| 笑的音高                   | 218            |
| 两件小事                   | 220            |
| 送你一束桂花                 | 222            |
| 在北京买花                  | 224            |
| 乘车小记                   | 226            |

# 第一篇

## 疑是故乡明月夜

*L* YISHIGUXIANGMINGYUEYE





## 回忆山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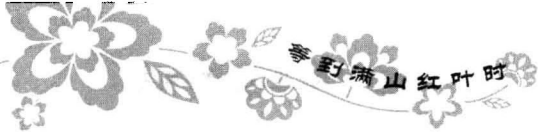
紫默

在这个城市里漂泊好久了，很多时候都差点以为自己是个城市人了。静下心，能想起来的却还是山村里的点点滴滴，方才蓦然醒悟：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村人啊！山村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。

山村四季的界限是不明朗的，感觉上除了冬就是夏。夏天的忙碌刻骨铭心：播种的时候，锄草的时候，施肥的时候，收割的时候，装仓的时候。山村真的很忙，忙得一家人顾不上打招呼。

早晨天还没亮，就出门了，饭都不吃，家里的孩子不能去田里干活的就做饭，照料家里的一切，收拾好了就包好饭送去田里。大人们也只能匆匆扒两口饭就继续耕作。烈日当头，没有一丝的风，汗水就那么淌着，来不及用袖口拭去的，就让它滴落到田地里，实在太热太累或太困了，他们就依附在土地上，机械地挥动着双臂，移动着身体，但不会停止劳动。

锄草施肥的时候是最累的。那个时节玉米的个子已经长得比人高了，给玉米施肥是在每棵下面放一小撮肥料并用土埋起来，顺手还要



铲除杂草。只是想想就知道有多么艰难了——在密不透风的玉米的世界里，往往是满脸的汗水，被玉米叶子割出的伤口沾上它的花粉，那是火辣辣的疼，更为艰难的是你必须蹲着，而不能站起来，每每这时候，腿就会变得又酸又麻，不得已的时候只好趴着跪着往前挪移。一天下来人会觉得经过了一次炼狱。

打场的时候是最有意思的。几家人在一起做活，因为一家人是忙不过来的，人们总是轮流着帮忙。大人，孩子，都没有闲着的，即使是顶小的孩子，只要会走的，也会帮忙回家扛把农具，撑撑袋子。一切收拾好了，沉甸甸的果实都装进麻袋搬上拖拉机，大人在前面开车，小孩都会爬上车斗，插在麻袋的缝隙中间，互相打闹，并扯着嗓子吼两句不着调子的歌。家离场并不很远，一会儿就到了，卸下麻袋，扛进仓库，一天的工作就差不多结束了。人们用清凉的水洗洗一天的灰尘，然后生火做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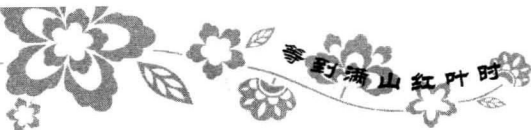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的我，不会像现在这样顾忌很多东西，开心地笑，大声地说，快乐地生活。那泥土地是多么吸引人，太阳晒得温暖的大地，是休息的最佳选择，我会不顾弄脏衣服地坐下去，甚至趴在身旁的树桩上打个盹。事实上，在山村里穿的衣服，和在城里穿的衣服是根本不一样的。在山村里，只要遮得住身体不被太阳暴晒就可以，没有人注意它的款式和新旧，甚至打着补丁也没人会觉得惊奇。

山村的冬季是悠闲的。我常常会睡到很晚，等着妈妈进来把火炉捅得很旺，屋子里都暖烘烘的了，我才眯着眼，起床来。在村里，人们通常都是吃两顿饭的。切切炒炒，一顿饭就摆上桌了，照例不是很丰盛，冬天的蔬菜贵，我们就经常吃土豆大白菜，过着俭朴但令人满足的日子。等到天黑下来，每户人家的窗子里都透着一一点不甚明亮的光线，是昏暗的，却又是温柔的。就在这样的温柔中，照例是温暖的火炉，旁边有小凳子，妈妈和孩子依偎在一起说些漫无边际的话，听



得火炉旁的老猫也无声息了。火炉里的灶灰中还煨着几颗土豆，因为只吃了两顿饭，睡觉之前照旧会肚子饿，这是村里人顶好的宵夜了。等到说得困了，土豆熟了，爸爸从朋友家转回了，弟弟在路上玩够了，就扒开灶灰，扒出烤得正好的土豆，热腾腾地吃了，洗漱，睡觉。猪啊羊啊鸡啊似乎也都睡了，整个山村就陷入一片宁静。一天似乎就这么没意义地过去了，但这就是村里人生活的意义。

山村，总是让人怀念的。



## 渐行渐远的乡村

肖川

直到1980年我到京城上大学，我在长沙西郊的湘江之滨生活了整整17年。我喜欢乡村的宁静，乡村的宁静在天籁之音中变得恬淡而又祥和。乡村的散淡与悠闲，成了深入我骨髓的东西，成了我的性格。我放任着这种散淡的性格，这尽管常常会使我失去一些机会，可我仍然放任着。我总觉得，人生在世短短数十载，不要因为追求世俗的名利，而迷失了天然的本性。

“五一”长假，携妻儿到湖南老家小住，希望重温儿时的乡村生活的感受，并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乡村的世态人情。我失落于今天的乡村那些古老的、诗意荡漾的景象已难以寻觅：十里荷花，三秋桂子，炊烟袅袅，牧笛悠扬，蛙声一片，清泉汨汨……站在家乡高高的河岸上，仿佛看到乡村渐行渐远的背影。我常想：现在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？乡村不过是一个进化中的城市而已，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必然吧。记得法国思想家、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·德波在《景观社会》里写道：“世界历史诞生于城市，并在城市战胜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达到成熟。”